心靈小故事徵文比賽優選作品

瀛苑副刊

第一名：難忘的笑臉 ■ 王美妃

如果你問我最討厭什麼地方，我可能會說臺北車站；若是問我為什麼，我會說：因為那有太多賣口香糖的人。

臺北車站分布著許多小販，我所指的並非是路邊攤，而是那些手上有幾件玩具、幾項飾品、幾包面紙、幾盒口香糖之類的，就能立即就地賣起東西來的販子們。其實臺灣各處可見這類販子，似乎已成為一股風氣，只是在臺北車站泛濫得嚴重。販子們可能是殘障者、老年人、小孩子、甚至四肢健全的年輕人或中年人。看到他們，我總會有很多感觸：厭惡、悲傷、煩躁、無奈、批判、哀戚、費解、難受……種種感覺揉合成一股複雜的情愫，往往令我混亂，因此我總是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來逃避他們，真是狼狽。

某個禮拜二下午，因為打工的關係，我到車站附近，T. T. STATION前的公車站牌候車。一樣的人群嘈雜，車陣咆哮，我退居牆角，靜靜地觀看一切。目光所及，就有三個販子，都是賣口香糖和面紙。其中一位特別吸引我的注意，他是位殘障人士，全身黝黑而瘦弱，癱在輪椅上，細瘦如枯柴的手拿著口香糖，用他那歪曲的嘴含糊的對往來的人群們推銷：「口香糖……口香糖……」。

開始時，心裡想：「哼！愈可憐愈能撈到錢吧？！」自從兩年多前新聞報導說有集團專門利用這些可憐的殘障人士來圖利後，我只要看到這些販子或乞討者，就漸漸會有這種想法，我不再付出關懷，也是從那之後吧？！但是看著他持續不斷地伸出手，艱辛地向人們推銷，而卻完全沒人有所回應時，不禁感到生氣和悲哀，你們全都瞎了眼，聾

了耳嗎？為什麼沒人停下腳步呢？到底有沒有同情心哪？！

「那你自己憑什麼怪別人呢？」是啊！完全沒權利啊！我也不和他們一樣冷漠嗎？為什麼呢？兩年前的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但是為什麼現在卻連一步都踏不出去呢？不行，我一定要做些什麼，邁開半遲疑半惶恐的腳步，到他面前，輕輕放下二個銅板在他盒子裡。本想就這麼離開，但他卻已向我遞出了口香糖，並聽見了「謝謝！」，雖然發音有點怪，卻是謝謝沒錯。我驚訝地抬起頭（之前根本不敢正眼看他），看見他正對我展露笑容，雖然是一張有點扭曲的臉，但那是我見過最燦爛，最迷人的笑容……我忍不住羞愧地逃開，難過得掉下淚來，我怎麼會變成現在這樣的冷漠呢？眼淚止不住地落下，我想，我永遠也無法忘記他的謝謝和笑臉吧！

第二名：放開 ■ 鐘淑卿

大志和小雨為了一塊橡皮擦吵得不可開交。

粗線條的大志舉手投足間常不小心拍碰到別人的身體，其他人倒還好，小雨偏是他的死對頭，一個不小心的用手部撞了她的臂膀，小雨幾乎是反射動作地拿起大志的橡皮擦往垃圾桶方向扔。大志不甘示弱，有樣學樣也拿起小雨的橡皮擦往外丟。

於是兩個人嘔上氣，愈是看對方不順眼。

小雨說：「他打我一下，我也要打回來。」大志辯解：「我不是故意的。」氣急臉漲的小雨：「你就是故意的，每次都是故意的！」我見情勢混亂，支開大志，先讓小雨發洩情緒再說。

「老師！我一定要報復。他打我，我就一定要打他才甘心

，就算死了也無所謂。」哇！好大的怨氣，其實原本祇是一樁無心之過而已。

然而不管我如何為大志「開脫罪名」，費盡心力解釋他的無心之過，小雨總認為我不處罰大志就是不公平，最後，乾脆放棄努力，只讓大志來道一個「不被接受」的歉。

事實證明，我根本是白忙一場。

中午，兩個小蘿蔔頭竟然彼此中意對方飯盒裡的菜色，交換之後津津有味地討論著。渾然忘卻早上所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原來，整個事件中我才是最無辜。

看著他們單純的笑容，單純的喜怒愛欲，我突然想起自己為化解「紛爭」而對小雨說了些關於諒解與寬懷的話題。怨恨別人同時也傷害了自己，兩敗俱傷對誰都沒有好處。

這小娘子雖不接受「勸導」，卻輕易做到了。反倒是我曾因朋友的欺詐耿耿於懷，至今不能諒解他的作為。產生怨懟的同時也箝制了自己生命情懷的提昇。

橡皮擦事件落幕。我成了被教育者。

也是最大的受惠者。

第三名：老人的快樂 ■ 陳逸如

經過臺北車站的時候，路上常有向人兜售的老人。捧著一束塑膠袋玉蘭花的、端著一盒口香糖的、甚至於挾著一大束新鮮薄綠的細葉片折蟋蟀的，各式各樣小型的生意伴著背已微駝的老人，為了某種理由而不斷交易下去。

那一天等紅綠燈的時候，看見那個賣山楂果和口香糖的阿